





湖海集

卷十二

戊辰存稿

闕里孔尚任季重著

山陰黃達儀述

新安張韻諧石同閱

江都卓爾堪子任

與余澹心



從諸選本。獲觀著作。典博精密。如商周鼎彝藻刻。極細而古。色自黠然也。僕乘槎湖海。風雨勞勞。乃不敢以泥塗之人。重自菲薄。每謁諸前輩長者。搜



海濱集 卷十二  
討舊聞。用拓鄙識。寔欲接踵先正。振起家學。區區附風托雅之事。幼所艷嗜者。今且自悔。然君子以文會友。未有離咏歌著作之林。而問道于盲者。僕與合淝何蜀山交最久。殘臘間相遇於廣陵蕭寺。備述足下古道絕學。令僕納交。今蜀山已化異物。而其言猶在耳。敬以拙稿作縞紵。蓋不負故人一番慇臆之盛心耳。

與田綸霞撫軍

海上樓船得拜檠戟。雖茶話片刻。猶能揚扈雅頌。

量古今晤對之頃。竟忘閣下爲節制三吳之二千石。其澹泊寧靜。當於南陽廬中人求之。任抑鬱窮愁。莫可言狀。湖海一集。乃呻吟疾痛之聲。閣下旣肯塵目。則兩年之嘔心。已有成效。不但賞之爲彤弓。卽罰之亦華衮耳。任近寓維揚。以先北海祖祠墓在揚。叠遭兵燹。坯土無存。念先北海在漢末。顯儒術。興學校。爲天下窮士所歸。雖被難權奸。而節義凜凜。實古來賢達之冠。今欲從諸人士之請。建一北海書院。爲朔望會講之所。俾四方遊學者。



棲遲有地。鐘鼓芹毛。雖一家之享祀。詩書絃誦。乃四海之禱門。閣下主持名教。雖疏請創舉之事。尙肯爲之。况在齒牙筆墨間乎。募言斷以執事爲重也。

與宋牧仲籓司

先生振雅扶風。領袖吾黨。僕伏處山林。時卽知海內有牧仲先生者。恨不旦暮遇之。前贈咏綠牡丹石刻。卽供之蕭齋。薰以名香。今且有年矣。而不意其蒞政吾鄉。不得一遇。同官江南。又不得一遇。承

頌。牧菴各種大著。把之過日。雖勞瘁窮海。如先生之朝。慰夕。勉也。春風駘蕩。懷想更切。敬以一牘達候。蓋如饕餮者。過屠門而大嚼。雖以快意。未必不竟可得肉也。一笑如面。

與朱天錦

傾蓋昭陽。遂成膠漆。一時文酒過從。無出我兩人右者。別來移居蕭寺。吟詩送老。下河前工。久已付之東流。但歸朝無期。思鄉有夢。甌釜之魚。旣不堪煮。乃不得不聽飯後之鐘矣。



答許漱雪先生

先生乃靈光碩果。海內無多。當此春和。高居頤養。爲天下愛者舊。使後生小子。知有典型。則僕之所深望。向平婚嫁。有何底止。似不宜縈老人之胸次也。

答卓子任

經橋乃邗上一徒杠。自阮亭先生宴集之後。遂成勝地。固知平山當日。亦一荒岡。得六一築堂而始傳。後人踵跡來遊。終不能出古人之上。何以附古

人而成名耶。傍花村野老之居。從無名流過賞。我輩雅集觴咏。特爲開闢。將與平山紅槁鼎峙揚州。况又有足下扛鼎之詩乎。

答端梅庵

傍花村一旂亭耳。同人買醉吟詩。將成名勝。足下遠自秦郵。來襄盛舉。不異滕王閣故事。滿座賓客。讓後來居上矣。

答閔義行

琉球繭紙。堅緻潔白。存之篋笥。堪入賞鑑。不敢濫



用爲紙災也。存子一枚。如夏雲奇峯。乃石中之渠。魁卽貯之。水盆銅尺。歌固佳。箋上小行。嫵媚生動。尤佳。卽揭之。晴窓一摩。一玩。今日手眼不得偷閒矣。

答王景州

纔喜識韓。遽爾分襟。相對離筵。心目注射。別有脉脉。通誠之處。實非他人所能解也。佳作貽之錦囊。時時捧讀。一篇一意。可稱詩史。拾遺八首之後。此爲老手矣。別來兀居僧院。春興闌珊。雖稍有抒寫。皆泛應無當之作。豈有閒錢刻此胡話乎。舊作數首。聊以引玉可耳。

答王欽州

席散一拱不意。遂有三月之濶。紅橋烟雨。遊人買醉。僕乘小輿。往來其間。羨煞旂亭。恨無一知己者。強來捉袖。此際不得不憶足下耳。昭陽城外。菜花黃否。去年風景。結想魂夢。不知何時。駕小艇泛輕波。晤足下于黃金世界。一飽窮眼也。近聞時事更新。雖忍餓衝寒。頗覺神王。贊歎不足。寄之咏歌。咏



歌不足。形之舞蹈矣。大刻愈出愈勝。如甘泉乳井。汲多更佳。僕茅塞已久。雖努力芟闢。終無妙境。寥寥蕪詞。似瘠田之菘莠耳。所問蔣汪二君。久已渡江。雪蜀兩老。同爲古人。僕襍被僧廊。舉目淒涼。若非時事之快耳。殆亦鬱鬱病矣。

答黃儀通

昔人言窮者謂往日之窮。無卓錫之地。今日之窮。連錫也無。又謂往日之窮。以不舉火爲奇。今日之窮。以舉火爲奇。僕往日以親朋少。驗窮。今日以親

朋多。驗窮。何也。親朋來顧者。無資遣歸。日積日衆。日衆日費。日費日窮。何所捭止。今且停午一餐矣。前作得金歌時。猶多妄語。今乃一一實之。亦足爲妄語者之報也。清明上巳日。不廢冶遊。簫鼓画船。賓朋滿座。人人羨使君豪舉。豈知皆使君爲客。而賓朋爲主乎。顛之倒之。自公召之。亦安往而不樂哉。佳作汪傳。已入史公堂奧。僕無容贊。獨於字句涉複者。稍以愚見省之。蓋多不如少也。春已暮矣。綠葉成陰。而諸事未就。惟望足下過署就教。一解



鬱陶相待者。雖無婦藏之斗酒。而紅橋青帘。偏愛黃公也。

與于臣虎

法海寺一片荒涼地。不知隋宮盛時。此爲何境。足下選詩小樓。樓下畫船輿馬。過無虛日。曾不知樓上有人焉。孤吟伍嘯。胸具千古。僕謂樓下之春風。百回不及樓上之清宵一度也。

與宗定九

紅橋修禊之會。欲以先生主壇。而鴻飛冥冥。久待

不至。畫船簫鼓。終覺少韻。忽得大作。刻之卷後。如明月盡而夜光來。歌笑中流。居然有梅岑在也。拙集辱承佳序。似以錦覆糞。未免罪過矣。瓊花詩。欲丐片言爲重。乃蒙賜以鴻章。且多博核典贍之論。真出望外也。

與崔蓮生運使

月餘不晤教矣。每承慤慤注念。寔窮途之指南。僕鬱鬱居此。三旬九食。雖每以義命自安。而從我于陳蔡者。不能無愠。見之言。何以答之。先生其教我。



答張諧石

兀居曉鶯堂。得諸君酬酢慰籍。不止遣悶。且可樂。饑送春之約。自當早隨鞭弭耳。僕與足下相賞于風塵之外。凡可以表幽而彰隱者。無不曲致款私。雖足下室邇人遐。而大夫不舉式廬之典。皆僕之責也。

與平甫兄

驚聞老叔師訃音。慟哭昏暈。五內摧絕。乃爲位設祭。稍盡子姪之禮。終以不得奔喪會葬爲憾。弟蒙

叔師非常教愛。于衆人之中。獨以遠大期許。聞弟叨一命之榮。遂至喜而不寐。蓋從世道人心起見。不比世俗。彈冠但爲交遊光寵已也。今弟治水淮南。碌碌無狀。日望叔師惠以好音。竟不意捐館于臨邑。慟哉慟哉。弟將何所適。從以免于罪戾乎。容復命過里門。當稽首墓前。以謝不能築塲獨居之罪也。

答黃仙裳

隔歲不一面。手函亦不數致。自訂交以來。無此踈



濶。大都以貧病憂抑。失禮甚多。積愧成踈。積踈成罪。先生或亦知之也。近且一日一餐。親朋僕從。居無食而去。無資。僕清夜自思。生平無大罪戾。乃至作揚州餓殍。若繩以春秋之法。諸大夫國人。不能自謝矣。

答黃交三

曉鶯堂聚。冉冉春暮。秦郵歸棹。何不踐平山之約。柳老鶯啼。殊覺索莫。玩月兩律。大為珠湖生色。淮海之後。風流再見矣。獨司空所賞。珠湖春綠水黏。不能副此妙句耳。

與汪于鼎

花下快聚。又得暢談。不枉春風一度也。銅尺首二字。皆讀為慮侯。考郡國志有林慮。無慮。然皆邑名。非侯國。且侯字亦無人旁者。有所謂侯城。乃氣候之候。非諸侯之侯。又太原郡有慮虎邑。屬今五臺縣。然字非人旁。而字彙亦有寫作僦者。况虎字古寫作帀字甚多。慮飾銅尺。似為得之。笈書無多。不



能細辨。奉去銅尺。並小冊。乞博雅者留意焉。

答閔義行

喉病稍可。皆佛手柑之所療也。容謝愛。姪斌已歸。乃惠茶香種種。再謝愛。查二瞻帖不易得。得而且多。真過分矣。三謝愛。平山堂屏。容驗出。以味還劍。歸不勝奇喜。四謝愛。僕之愛多。不報與足。下書畫債多。付之不理者。同一例耳。

與田綸霞撫軍

黔陽之遷。真出意外。在閣下文章事業。超出古人。

正宜閱歷邊徼。處恒人所不能處之境。以成奇勳。異烈。若但吹角建牙。坐鎮靡緝之鄉。雖好詩。亦不多有。而况成千秋之奇男子乎。任展轉思之。雖以失庇離羣為私憾。而稱慶加額者。乃與天下共之。近者僕僕馬足。迎新使者于數百里外。舊婦事新姑。殊難為懷。接手教。愴然涕下。百里江濤。雙魚難到。雖有曲折之裏。向誰訴之。

與黃仙裳

伺候檠戟。日夕回寓。忽見大序。拜而讀之。立局命。



筆如古大臣。莊士正笏端容。談義理風節。而又沉靜。溫克無纖毫矜張。奔逸之氣。真老手鴻裁。爲一代可名可世者。以弁予集。未免褻越矣。

答秦孟岷

下河一案。千變萬化。雖智者不能測其端倪。弟浮沉于中。莫知抵止。蓋宦海中之幻海也。前與舅翁同事河干。受教良多。今踽踽獨行。進退維谷。接手教。知舅翁有復棠之意。弟心切願望。但時事日非。大異前局。先用何以收趨事之員。四分何以招子不之衆。舊新兩相觀望。交盤尙費躊躇。弟之行止且未卜。又何能爲舅翁借一籌也。邇日讀史。蕭寺倍極鬱陶。方寸有幾。旣爲今人。孰憂又爲古人。孰憂乎。

答端梅菴

別後僕僕奔走。未有寧晷。寓海陵半月。艱苦之狀。又甚維揚。所謂岐路窮途。逢人欲哭矣。近日返棹。天寧暫消伏暑。長夏一餐。猶費拮据。吾豈匏瓜。何至繫而不食。聞者能無發一笑乎。



答黃仙裳

塵土馬牛之人。得足下父子時相慰藉。義雖友朋。情則親串矣。別來仍居蕭寺。以餓腹而陪閒話之。賓空囊而養久居之衆。較之堂頭和尚。猶覺吃苦。昨承教。謂宜刻一東西南北之章。僕思之。實不相符。夫所謂東西南北者。雖栖遲靡定。而何天不可高飛。今則動多掣肘。膠足一隅矣。拙詩百首。皆鬱鬱久居此之作也。乃蒙溢美批評。甚感提携之婆心。然郊寒島瘦。情見乎辭。一丹一黃。殊費大筆之

妝點耳。

與俞陳芳

授室授餐。好我大過。當之能無愧慙乎。匆匆西來。未及面謝。期于不日返棹耳。孰意久稽如此。偶爾去住。皆非意料。況天下之事。乎。况生平之事。乎。作客日久。以浮沉爲常境。以聚散爲戲局矣。

答黃交三

飲酒賦詩。皆有一肚皮無可奈何者。足下憐其貧。而又贊其樂。甚感知已。但處此境界。不病則善矣。



樂自何來哉。僕不敢自欺。以欺人也。選詩之舉。甚善。然不可有利心。亦不可有名心。名心盛。則欲人盡說好。至欲人人盡說好。而謂有真是非者。吾不信也。足下與墨書勗之。

與朱天錦

此隣作寓。偶然耳。然亦有天焉。不使在陳之厄。而見于在吳。廩人繼粟。庖人繼肉。又免僕僕之亟拜。僕何修而得此哉。昔孟嘗養客。欲收客之效也。僕迂拙如此。足下豈有所厚望而養之哉。無所望而然。世之名爲客者。徃徃不感主人之高義。而祇感主人之酒食。感主人之酒食者。而欲主人不以犬馬畜得乎。足下高明。當聽予言而莫逆也。

與魏和公

冷館草具。先生父子惠然肯來。遂盡一日之歡。且談翠微峯勝境。不啻武陵桃源。桃源世外桑麻耳。翠微竟是雲中鷄犬。豈不又勝桃源一倍乎。後世因無問津者。疑桃源是寓言。今翠微確確是先生



之家。而桃源何足疑。且何足奇哉。

答費此度

二

暑天勞步。未得罄歡而別。承示學術指歸。洞若觀火。已書紳服。膺永佩高賢之教矣。樂律深邃精微。非狂鄙所能窺。但夙承家學。幸有儒官遺器。存什一于千百。二十年來。悉心考証。已試之于闕里。行之于雍宮。仍恐譌謬相沿。失古人良法美意。新秋涼爽。肯命駕相商。期于盡是。彙成一書。以垂示後學。則僕之苦志得先生而甘矣。

與宋旣庭廣文

適枉台駕。未得久坐快談。僕肩輿爲婚者。借去又不能急往就談。特遣价持拙刻博笑。外有關里樂官。瞽者徐義。以問道南來。明日將返。諸公贈言甚多。乞亦品題一語。爲之增重。勿謂瞽人不識字也。

答方樸士

寄跡蕭寺。甌釜屢空。得足下引爲知己。敦古人授餐之誼。頓令厨傳生煖。佳什大跋。蘊藉風流。直堪追匹蘇黃。一讀一贊。擊節欲碎矣。



海集 卷十二  
答喬東湖

讀佳跋。寄懷今昔。情餘于文。且多蕭森歷落之致。蓋得章于史漢。得句于左國者。偶爾小品。皆可名世。輕求漫作。總屬暴殄耳。

答蕭靈曦

徐生盲目。頗得神解。抱器南來。原欲就正有道。果荷諸君子嘖嘖贊許。比于襄冕。虛往寔歸。彼何幸耶。足下旣賜佳圖。又贈佳詩。雲烟珠玉。輝映一紙。徐生之名。成于諸君子者。十之一二。成于足下者。

十之八九矣。

答許漱雪先生

先生先代遺者。聲爲古律。身爲法物。一言一動。皆可垂訓。僕拙詩一册。譬之春鳥秋螢。閒花野草。或可供士女之消愁。而廟堂典型所在。則必無用處。先生乃不鄙其纖巧。索而讀之。且振之以宏鍾。弁之以周冕。俾開卷者。驚心屏氣。歎爲當代大著作。及漸讀漸弛。迨終卷。乃笑震雷之鮮雨。峩冠而加。猴豈非先生予僕。以華服反形。僕之草野乎。謹如



命付梓而愧汗實甚也。

與黃仙裳

違教又兩月矣。何若是之速耶。僕在天寧寺忍飢抱病。千愁萬苦。皆于兩月內包之。此兩月內之分寸。可敲受用人之千萬劫日長如小年。寧第爲靜者言之。先生近况。除貧之外。想亦無別慮。夫貧者吾輩之常。若不貧則變矣。處變境者。樂乎。處常境者。樂乎。先生可以自信矣。

與鄧孝威

沽酒一醉。次早西發。瞻望台旌。倏及兩月。竟不知爲瘡鬼所困。此鬼特怕詩人。昔杜子美贈以佳句。而瘡鬼遠遁。今海內推先生爲新瘡鬼之渠魁。何至臨陣忘刀耶。一笑。

與黃儀逋

久不得消息。秋風涼冷。渴思故人。足下近况何如。每日有佳醞三斗否。若果能滿意。便不生病。亦不愁貧。更無煩僕之懸懸也。

與陸拙庵



足下工琴。又工畫龍。琴爲古樂。今人不講。龍爲神物。世人莫知宜乎。其不遇也。茲欲索書出遊。尤非得計。行路之難。自古傷之。歷數知己。長貧者多。誰有餘粒。能及此迂濶無當之墨客乎。令嗣正已。能讀父書。廣陵散不絕矣。教子成龍。非陸揆微其誰能。斷七不宜抱器輕出。墮人世之雲霧也。

答姚綸如

足下偉然一丈夫。英氣勃勃。見于睂宇。傾蓋之始。卽以識膽相許。今果歷試諸艱。盡收經濟之畧。歸

性命。捧讀廣陵襍感。或贊歎世情。或玩味天心。乃用世人作出世語。甚耐人尋繹。昔邵子作安樂窩諸詩。宋慶宗讀之。稱邵雍天挺人豪。英雄蓋世。此之謂知言養氣之大丈夫。而世人不知。但以擊唾壺。拔劍砍地者。爲丈夫。曾進履之。畱侯不若。又何足語於聖賢之林哉。

答王漢卓

秋後餘暑。汗沾衣袂。頻勞大筆。心甚難安。玩月佳句。清新圓潤。便如昨夜水輪。讀之快暢。起舞何似。



在人間也。

答宗定九

偶有觀濤之舉。得先生如期命棹。成千古勝事。蓋如星聚雲蒸。或有天以主之耶。佳什大雅元音。得體得法。非泛泛遊衍之作。且意到筆先。如濤飛浪湧。發群公之興。壯當場之膽。真詞壇健將也。王氏五兄弟。一堂埵笮。盡洗俗音。取次捧讀。愈出愈奇。先生薰陶之功。真同時雨矣。史方山何人。亦復不弱。總之。近各園者。無凡卉耳。

答于臣虎

分手旬日。猶未渡江耶。觀濤之會。以不得足下執耳為恨。佳作遙寄。壓倒一切。服極羨極。銷夏詩承付梓。傳播已覺不安。并版擲贈。如買匱而不還珠。貪亦甚矣。

與翁曙公

承惠佳畫。氣韻蕭疎。高出荆關。真逸品一派。展之壁上。日夕卧遊矣。足下年富才高。無技不精。前輩包稚修。萬年少。亦擅多藝之名。而如足下留心理。



學兼以經濟者。則又指不多屈。湖海相逢。真非偶然耳。詩扇一柄。乃郭匡山見贈者。乞再染數點於後。以成合璧。

答徐松之

秋風漸冷。絺衣葛屨。先生焉在乎。小寓苦境。寔所目擊。雖能以一飯飽君腹。實不能以雙翼代君足也。先生屢云刻下南歸。而僕之贈言愈緩者。蓋如幽王舉烽火。諸侯直以爲戲耳。

答郭臯旭

聞蒲帆已掛。不敢再過細談。恐取榜人之厭耳。昔索拙跋與詩。勉爾錄去。不知錦囊珠玉中。必以瓦礫。襍之者何也。

與汪文治

不接教言。又三月矣。蕭寺兀居。同人罕到。秋夜漸長。閒搜諸君贈答之言。爲消遣法。惟足下兄弟瓊花二作。氣韻出漢魏之間。已得大幅。裝成屏幃矣。仍乞二小箋貯之巾箱。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化育鈞陶。功非細也。



答俞陳芳

草滿塔除久無人跡。忽枉賢父子車騎。喜出望外。一簞一瓢。欲稍遲高駕。而乃匆匆返舟。雖深體使客之貧。而使客典書鬻硯。沾此斗酒。乃不肯一嘗之。亦未爲能體使客之貧者也。

答端梅菴

讀贈言。敲擲有聲。沉雄無敵。進乎技矣。我周莽男兒。當之氣索。

與鄧孝威

秋風促衣。歸思紛如。偶憶先生舊作數首。乞各書一紙。歸之行篋。零珠散翠。貧女皆有用處也。

答吳蘭次先生

水厨飽飯之後。僕僕風塵。又復數日。得觀濤大作。如海日東昇。燭火歛光矣。徐浩然贈詩頗多。必以大跋爲重。譬之售商銅漢王者。須有宋錦。祇子方炫買者之日耳。

答端梅菴

九日茱萸。天涯快聚。亦古今難事。况僕東西南北



之人偷閒來此。尤不易得者。足下爲時賢之冠。及期而去。情何以堪。來歲重九。可必再聚乎。卽生平重九。可必再聚乎。足下達人。勿泛泛視也。

答繆墨書

馬齒日增。碌碌無成。賓客醴金來壽者。盡海內之英。周旋其間。祇增汗下。承大惠遠頒。知足下亦念及此日。甚感真切。况扇頭佳作。脫去壽言蹊徑。尤宜常常在握乎。

答黃交三

病瘡病痢。愁飢愁寒。無車無馬。望鄉望國。以鐵鑄之身。當之尚恐。消磨而乃以瘦骨支吾。其間古來有如是之壽徵乎。准句賜祝。深愧過譽。尊公欠句。不敢復索矣。

答端梅菴

梅嶺登高。未免有遍插茱萸少一人之憾。是日到者三十人。孝威圍次前。民皆在焉。卽席詩俱成。雖衆珠爭輝。究竟待佳詩作夜光耳。

答繆墨書



落拓羈人。時時垂念。真不以炎涼爲濃淡者。承問  
何時得閒。欲携具就談。僕除眠食之外。何時不閒。  
但就談有忙足。下携具有忙。使者耳。

答宮叙五

兩日捧讀佳詞。蘊藉旖旎。是此道當行。卽構小序。  
托以傳播。承贈扇頭長調。神兼乎韻。情餘于文。感  
激高誼。又非一序之能報也。

與俞錦泉

僕之窮途。豈但一餓先生之憐才。豈但一飯前華。

筵觀劇時。蓋數濕青衫矣。五籍樓畧停數日。公事  
畢。卽買棹西發。重來握手。擬在望後。所謂別離已  
昨日。因見古人情也。

答卓子任

真州之遊。出于不得已。今停舟已三日。尙無消息。  
或竟畫餅。未可知也。所謂畫餅者。言飽乎眼也。今  
望眼將穿。並眼亦枵腹矣。走使來索壽文。竟未示  
以節畧。雖空中樓閣。尙須興雲布霧。豈能呼咄而  
辦乎。



與宮叙五

真州返棹。接手教。卽爲數言。荒蕪鄙俚。自嫌老醜。敢廁入紅牙白紵之中耶。

與張諧石

布衣之選。特爲刻縉紳。便覽者。作一對症藥。其人皆素所交遊。深習其性情者。不特存詩。兼欲存其人。何世之選家。不惟不論其人。並亦不論其詩乎。

與李曉佩

廣陵爲天下人士之大逆旅。凡懷才抱藝者。莫不

寓居廣陵。蓋如百工之居肆焉。足下宿學名家。又爲當代公卿所器重。而乃落落孤潔。不屑同于時流。讀旅懷詩。皆嗟卑嘆老。負病忍貧之作。立意極刻。抒辭甚快。足下雖不輕以示人。而隋珠和璧。豈能掩于揚州之市哉。

與崔兔牀

先生爲天下有心人。浮沉江湖間。寒士莫不趨之。今老而善病。徒步淮南。誰其識之者。昨偶談片頃。使我淚承睫下。小冊乞題數字。寒夜展觀。以當與。



先生促膝。皺眉細話心事耳。

與卓火傳

頃自吳門。回見華扎。知先生愛僕甚篤。而僕寔庸碌。因人一無可否者。今出山五年。誦讀既廢。經濟亦虛。但於江烟海霧中。微吟孤嘯。積有數紙。諸君子見之。稍有許可者。不知僕之苦心。著於篇章。僅十之一耳。泛泛酬應。日不暇給。一生甘苦。止附於風雅之末。則僕所大爲愧恨者也。久仰先生海內世德。爲人倫之藻鑑。今亦過爲許可。其所許可。必

不悠悠如世人之許可。安得稍浣泥塗之踪。盃酒從容。飽領馨咳。而僕亦從旁暢吐胸懷。水乳針芥。當別有投合耳。老女不嫁。逢人自媒。幸勿一笑而麾之。

與黃仙裳

碌促塵踪。重承高雅。別來辦北上之資。不得已而出弔於吳。雷轟薦福。徒勞往返。乃聞先生寄揚數日。未得結文酒之歡。所謂無往非拂。意事也。

答卓次厚



園亭共酌。未獲細話。而神采遠映。如瞻天半之霞。徒有贊羨耳。命作吳夫人壽言。雖強顏為之。但不敢見阿家壻也。

答卓火傳

遠客在座。有失裁答為罪。承教知欲采風海陵。深慙鄙願。但此邦主人。僕未深交。惟黃仙老高風古節。為所引重。入偃室而說項。當無有第二人耳。

答程穎叔

大作鍛鍊精純。光彩自炫。謹細為評點。以見僕篇

篇卒業。非面諛習套之敢加。蔬酒之餽。有古人風。郊城相隔。未得翦燭共醉。把主人之詩。可恕主人矣。

答金受宣

佳句改削精嚴。已登作者之堂矣。改之又改。乃見謙而又謙。學問人品。不日新日尊者。吾不信也。

與盧歇菴

冬至陽生之日。諸先生聚講寒館。可以卜吾道日泰也。但席次所語。僕不能無調亭於其間。主良知



者。譬釋家之宗門。主經傳者。譬釋家之講門。主倫  
常者。譬釋家之律門。良知以傳心。經傳以立言。倫  
常以制行。皆是也。而不無偏見焉。吾道大中至正。  
合內聖外王爲一體。一有偏見。則成拘儒小士之  
學。然不能不有偏見者。性分之弗齊。學問之未到  
故也。吾道中但慮者異端耳。邪說耳。今已得吾道  
之偏不妨。因其偏而漸臻於全。紛紛爭論操同室  
之戈。奚爲哉。先生信我者。故敢一商之。

答汪柱東

蕭寺雪夜。其話窮愁。纔幾日耳。不意又至殘臘。蕭  
寺之雪如故。僕之窮愁如故。忽接新函。頓感舊事。  
不禁欷噓欲淚矣。近日河事。又非前比。以一文弱  
書生。追逐其間。非得已也。聞尊公先生。老境著書。  
足下暇日奉養。享人世天倫之樂。下河苦境。當棄  
之如遺耳。

答王汲公

歲行已盡。足下歸興勃然。僕浮家泛宅。安所歸乎。  
讀石門佳詠。神移深林大澤之中。碌促牛馬。亦何



事哉。

與吳園次先生

兩日有事送迎。遂遲作答。七十老翁詩。如命書去。究竟俗病不可醫耳。殘臘蕭寺。爐火皆無。不日布帆東指。再來則先生是七十一。翁言之悵然。見贈石門大作。父子翁壻。珠玉成林。可以賽山中金銀氣矣。

與玉山又

季子于役。苟無饑渴。斯已難矣。王事靡盬。不遑將毋。誰其念之。茲天寒歲暮。欲遣一介于故里。躊躇累日。苦無甘旨之獻。適承大惠。得以展貧兒之孝思。謹對使拜嘉辭。曰謝。豈足以盡高誼耶。

與卓人傳

已與仙裳謀守歲之酌。何所感而忽有去心。是日家家忙節。無人問風雪之破寺。剩僕一人。僵臥其間。去心忍乎。孤雲草堂。僕之舊居也。讀大記。雖愧過譽。實感箴規。獨恠先生脫然而去。反遣僕以思鄉之。庶本何也。



答繆墨書

寓南城陳家菴。除夕閉門。不聞剝啄者久矣。足下之刺胡爲來哉。僕幾條窮骨。一段鐵腸。愈冷愈堅。愈餓愈勁。雖盛儀種種。奈其食僧厨腥鮮。久謝謹留。豆豉一味。共梅花嚼之。

湖海集

卷十三

已巳存稿

闕里孔尙任季重著

山陰黃達儀逋

新安張韻諧石同閱

江都卓爾堪子任

與黃儀逋

讀元日見懷詩。有大笑茅簷春興發。題詩先寄漢公卿之句。甚爲足下賀。繼而思之。足下詩一篇。換酒一斗者。也。今日之漢臣。無張騫之葡萄而止。有



蘇武之冰雪何賀之有。

答繆墨書

試燈之約未諧。已備悉于交三札中。啓來函。知又卜于元夜。旅邸蕭寂。逢場遣興。諸君肯來。僕何苦作。劉于政耳。

與朱天敘學士

名園雅集。極金谷之樂事。及潦倒渡江。歲暮風寒。靡無半粟。今雖大地回春。而冰山雪海依然。故我幸令弟天錦。肯來聚首。飛花飄絮。且以一醉消之。

與李東山

瓊玖侯鯖。稠賜頻頻。愛我之切。出世情炎涼以外。金陵買棹。未定何日。得蔡扎有東道主矣。鍾山牛首。自須飽看。

答金左黃

分袂兩載。一無善狀。雖奔走匍匐。寔求人驅使之不能。下河局面。可咲如此。足下高飛遠引。甚爲得計。何乃見獵心喜。又理前言乎。

答俞錦泉



碌碌因人一無成事。茲逐隊北上。實切汗顏。再過歌筵。乃臨去之秋波也。嘒嘒鶯聲。能不啼而又啼乎。厚惠疊頒。多于陽關之曲。鮑叔知我。謝亦多事矣。

答戴景韓

舊孽未了。既去仍歸。連日亢旱積熱。惟茗椀清談。可滌煩襟。承惠新芽。卽汲泉品之。兩腋之習習者。已來而一塵之媿媿者。尙吝何耶。

答黃儀逋

古人道義相交。有通財周急之義。况束脩以上。將其誠敬。自應拜而受之。但俞生落托窮途。非能解衣衣人者。却之却之。豈爲不恭乎。承華扎媿諭。謹半受半璧。蓋事在兩可。僕亦不敢執一而行也。

答繆墨書

寓樓雨過。濃綠甚佳。不特無酒玩賞。並亦無食消受。竈火蕭條。從者病卧。不料陳家菴。卽是陳國。但恐尙有蔡家菴耳。

答黃仙裳



經年在陳。以絕糧爲常。以舉火爲異。忽損令。僅上木之釜。庖皆先生說項。不使皇華勞人。饑餓于茲。土爲諸大夫國人增色。僕何敢以私恩謝哉。

與宋旣庭廣文

碌碌塵土。數月不及奉候。先生必謂我已歸矣。孰知兩番同事計二十一人。皆得先歸。而我之不得歸。仍然耳。人皆知薄命之窮餓。由河工遷延所致。而不知河工之遷延。由薄命之窮餓所使。今已決意北歸。束裝載道。袁了凡曰。立命由己。今聊一試之。

與王欽州

僕不日北上矣。大海風波。回頭皆如舊夢。願禳之。厭之。生生世世。再勿復作。足下多才。肯賜以長言。如臨川諧四夢。雖夢之好惡有別。然皆足以警難醒之痴人也。雖然。僕倚裝匆忙。猶能說此閒話。僕豈夢中之人乎。

與李若金

數年苦海。力欲脫去。而海中蓬萊仙島。又依依難



舍今特遣价求佳稿數篇。壓歸雀之背。有親故來  
看者。出以贈之。以當靈芝。瑶草耳。

答倪永清

僧樓獨坐。絕似空谷。忽聞足音。跫然不勝驚喜。一  
蔬一酌。聊話積懷。然分手在邇。未免又添離緒矣。  
足下。心直膽大。手辣眼高。自是第一流英豪。血戰  
三載。已獲中原之鹿。從此放馬歸牛。與天下休養。  
和平方為得策。古來英豪。有馬上取。而卽以馬上  
治者乎。

答黃仙裳

鬱鬱寓樓。殊難為懷。令侄酒米之餽。來自雨天。亦  
雪中之炭也。我輩老眼。幾曾見之。

與卓子任

聞西湖返棹。詩滿奚囊。不勝健羨。僕北歸之志。已  
決。定于四月十八日。自海陵來揚。恐舟中卑隘。不  
便久停。乞蚤謀一棲息之所。或道院僧寮。或城外  
園亭。皆可。僕近時無襪被。不必固墻垣。無冠蓋之  
交。不必高門閭。但得茂林脩竹。可以消暑。寬庭廣



院。可。以。坐。賓。客。僕。願。足。矣。

與黃仙裳

天。曉。解。纜。至。日。暮。猶。不。得。發。賓。客。坐。滿。兩。艙。家。人。  
無。着。足。處。投。詩。贈。扇。竹。籠。已。不。能。容。而。賓。客。索。筆。  
劄。爲。口。號。爲。長。歌。絡。繹。不。完。猶。有。待。立。岸。上。者。噫。  
天。下。如。此。等。船。有。幾。隻。乎。使。君。之。窮。甚。矣。使。君。亦。  
不。爲。不。富。使。君。之。勞。甚。矣。使。君。亦。不。爲。不。樂。今。夜。  
尚。過。俞。君。舟。領。餞。席。先。生。暨。令。子。壻。輩。不。比。恒。情。  
尊。酌。當。移。之。五。里。短。亭。或。十。里。長。亭。皆。可。耳。

與張僧持

先。生。神。采。精。健。把。吟。拙。咏。久。而。無。倦。僕。不。敢。私。  
得。一。知。已。而。且。爲。海。內。幸。存。此。雙。眼。也。聞。去。颿。頗。  
速。送。行。大。作。乞。手。書。扇。頭。庶。我。兩。人。眼。睛。常。相。注。  
射。耳。

答張山來

承。頒。聯。莊。筆。歌。諸。新。刻。愈。出。愈。奇。蓋。天。地。原。有。未。  
發。之。秘。特。借。足。下。手。眼。次。第。吐。露。耳。僕。奔。馳。湖。海。  
未。有。寧。晷。今。諸。累。俱。謝。暫。停。天。寧。寺。杏。園。香。臺。竹。



院。之。間。細。細。咀。嚼。數。年。蠶。腸。稍。覺。靈。動。

與梁藥亭庶常

生。平。積。懷。忽。傾。吐。于。廣。陵。濤。聲。中。雖。沉。疴。可。以。起。  
而。繁。熱。豈。不。能。盡。滌。乎。昨。日。之。集。暑。則。暑。矣。暢。談。  
快。飲。依。然。清。涼。世。界。但。迎。與。送。連。合。與。離。俱。未。免。  
歡。寡。愁。殷。耳。茅。與。唐。相。依。兩。月。交。同。金。石。前。已。訂。  
住。山。之。約。但。恐。遲。遲。其。來。僕。不。能。緩。王。程。而。待。之。  
惟。先。生。代。為。促。駕。

答吳園次先生

園。翁。王。領。壇。坵。鼓。吹。風。雅。俾。四。方。來。遊。之。士。虛。往。  
實。歸。真。近。代。無。兩。詩。永。大。選。又。關。一。番。境。界。譬。之。  
名。園。花。事。日。異。月。新。遊。者。自。遊。醉。者。自。醉。而。苦。心。  
蒔。灌。太。難。為。園。翁。耳。

答卓子任

端。午。為。孟。嘗。君。生。日。天。下。寒。士。有。不。能。舉。火。者。至。  
此。日。倍。覺。傷。心。非。但。哀。湘。弔。沅。耳。賜。來。佳。品。皆。目。  
所。未。觀。蕪。插。葵。榴。硯。磨。丹。砂。蕭。然。冷。館。忽。知。今。日。  
是。端。午。



答姚東只

竈不烟者兩日矣。得足下枉顧。已覺寒館生色。况分甌盎而與之乎。既醉既飽。大咲狂歌。乃不覺成苟富而驕之流也。

與吳劍宜

謀飽無計。搜篋中僅有舊畫二卷。蒙代典十金。可支一月矣。平日買書買畫。每爲家人所惡。今獲書畫之濟。家人雖不言。吾以意驕之。

答宗定九

杏園竹林甚宜。午坐至晚。則蚊與熱濟。驅避無術。遙想東原。在涼月清露之下。不知得幾許驚人句耳。一別之後。遂爾半月。曰歸曰歸。又至炎夏。先生愛我。願我遲遲于秋涼以後。而我歸心如矢。無大力者肯發之。今乃不得不遲遲矣。扇頭佳詩。流連三復。是何等情誼。先生猶以未畫爲憾。畫則畫景耳。能盡情者。豈易得此妙手乎。外肴茗俱屬佳品。自當歸獻高堂。但恐淹留日久。又咀嚼于陳蔡之中。有虛知己雅愛耳。台駕何時到郡。讀來札。知嫂



夫人往海陵探女。先生暫爲守府之臣。然東原路僻。得嫂夫人出海陵之信。卽爲先生出東原之信矣。

與鄧孝威

在海陵時。屢候尊體。不獲一至榻前。皆閹者拒客。非出先生意也。聞先生病後。不但耳聾。兼且目瞶。僕卽得至榻前。無聲無形。先生知我爲誰耶。獨憐先生抱經世大畧。閉戶著書。止收天下之名耳。而天亦且奪其聰明。我輩庸庸碌碌。月食米一石者。將何以自恕哉。昨向崔蓮翁言先生貧病之狀。蒙餽藥資六金。敬以短扎賚去。先生旣不能展閱。又不能傾聽。寫扎畢。付之慨嘆。

答王武徵

平山之集。地勝人豪。僕得追陪末座。有餘榮矣。佳作可使歐蘇毀稿。不但同人閣筆也。匪佞匪佞。

與周水持

平山社日。與足下建鼓分旗。自覺氣索。竹里再試。尙敢言勇哉。拙稿二冊。饑寒愁歎所積也。足下翩



湖海集 卷之三  
九  
翮。雲。霞。遺。棄。一。切。豈。礙。礙。下。界。之。塵。敢。塞。耳。而。眯。目。乎。

與王孚嘉

夏行冬令。從人多病。况厨傳蕭寂。門庭冰冷。尤有致病之由乎。拜大惠。勃然興起。遂覺兩窓竹院。不勝春溫。快活。快活。

答朱天綺

舊寓逼隘。而暑若三伏。新館高敞。而涼過三秋天。時之不齊。無非爲顛倒窮人設也。大著熟讀日久。自當出狂瞽之言。以相發明。但病與饑連。握筆時。少不得不再乞展限耳。

答方樸士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陶句也。敝寓雖淮北商館。而竹林頗茂。偶展陶集。因以貯清題之。佳什先投。音調泠然。讀之忽失三伏。蓋不啻入廣寒宮。闕忍冷打顛聽。霓裳之音也。

與周冰持

台旌南旋。僕將北歸。兩相就者而兩不相謀。此古



人所謂離恨也。昨日之集。諸君同爲送客之主。獨我兩人如伯勞之與燕。日飛一百里。則日遠二百里。旅。竟。有。幾。能。當。如。此。之。消。耶。

### 與范汝受

先生十年不出之逸老。僕三年于外之勞人。相須而不相遇者。固然也。獨恠先生已不入郡矣。乃以何事忽來。僕已入都矣。又以何事仍留。無端而握手。或皆僕積誠之所致乎。月餘來。酒場詩社。無地不同。一似律鍾。津劍爲天生。有對之寶。而人必不肯使之孤。飛獨鳴者。我兩人可以漫爲離別哉。近聞返棹有期。故以詩字種種。絡繹相煩。先生之詩字誠佳矣。而實皆僕攀留之巧計也。留之而不能親就。人將謂如葉公之畫壁。或亦博好龍之虛聲耳。一笑不罪。

### 與陳霍山

同客三年。饑寒暑雨。未嘗刻離。湖海拙集。皆與足下。朝愁夕歎。積成一寸者也。今足下已得賢主人。歌舞歡場。自多青蓮豪華之句。而蕭條舊館中朝。



海海集 卷十三  
愁。夕。歎。尙。不。知。積。至。幾。寸。方。休。也。前。集。較。訂。俱。賴。法。眼。今。仍。望。借。忙。數。日。爲。予。一。卒。近。業。勿。以。羽。化。仙。蟬。竟。忘。當。年。之。糞。車。耳。

答陳叔霞

足。下。客。病。與。僕。客。貧。皆。當。暑。而。劇。者。也。療。病。之。醫。徃。徃。而。有。療。貧。之。醫。生。平。未。遇。僕。之。所。遭。較。足。下。不。尤。甚。乎。大。著。如。黃。金。白。壁。乍。開。囊。篋。雖。不。能。定。其。勛。兩。而。寶。光。潤。色。已。不。能。逃。識。者。之。目。矣。容。細。讀。緩。吟。當。出。一。言。以。相。質。耳。

與閔義行

少。作。嫁。衣。竟。無。用。處。安。知。嫁。衣。之。孰。好。孰。醜。乎。大。藝。四。篇。皆。字。字。熟。誦。得。聞。所。未。聞。雖。不。能。定。今。時。之。好。尙。而。織。金。縷。翠。較。予。當。年。短。褐。顛。倒。者。大。有。越。娃。齊。女。之。分。耳。前。獲。妙。染。八。幅。設。景。不。同。蓋。由。文。心。無。盡。愈。看。愈。愛。未。免。生。無。厭。之。想。若。肯。再。益。以。四。便。得。卧。遊。十。二。時。矣。

與潘雙南

餘。暑。甚。酷。雖。貯。清。館。不。免。也。大。作。揭。之。館。壁。日。讀。



一過覺涼風颯颯從壁上出。豈非無烟火氣之筆乎。粗扇更祈一書對客揮。搖蒲座應思挾纊耳。

答徐二田

秋後更暑天氣之有餘也。當之而病者豈非自處于不足乎。易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則我輩不爲暑困之法。清涼散乃方家藿藳之類。豈足以解僕昏惰之病哉。

答金受宣

載酒問奇于立亭則可耳。僕湖海羈人塵俗

何所益于足下。而乃費杖頭之錢。淹竟日之坐乎。大詩成而且先。先而且佳。讀之却走。敢再出醜者。必收後車之礫者也。

答吳楚源

足下威儀輝映。似朝陽之羽毛。不料數竿疎竹。亦能來鳳。則僕之館。此不虛矣。大作和鳴閭闔中律。協呂之音。豈人世簫笛繁響。敢與之更番迭奏乎。

答朱天綺

羈留維揚。以王事之靡盬也。而寔有眷戀不忍割。



者較之。妻妾玩好。尤難爲情。經云。賢賢易色。當不若。是之。痴迷耳。肴果頻授。豈寒士所宜爲。然以加之。冷官。則是古人解衣同袍之義。而敢有分別辭受之心哉。

答張諧石

上河使到。奏銷之疏上矣。僕之歸有日矣。大作見賜。適當使到之時。讀畢。不覺涕零如雨。嗚咽出戶。足下送別贈行之詩。一年不知凡幾首。說淚仍是乾眼。說哭未嘗失聲。獨此五首。淚是真淚。哭是真哭。具此真情。何患無真詩乎。弟之涕零嗚咽者。因一詩之見賜也。而實有纏綿于無詩之先。有詩之。後者。匆匆難說。當另發于跋語中。

答端梅菴

足下冷眼。覷破世情。故造物者特加以熱毒。稍收其精光。亦彌逢其失之意也。而騰騰火坑中。腸熱肝熱。耳熱眼熱。人人相因。可以炙手。尙何所忌憚乎。吾謂足下之目。當嘗用其青。勿多作其白。慈祥憐憫。乃救目之法。亦救世之法也。僕近寓貯清館。



草荒三徑。履跡稀疏。竟不知身在揚州城內。蓋極冷中自有熱者。勿謂其終南山也。極熱中自有冷者。勿謂其長安市也。此中界限。惟我兩人默會耳。

答陳鶴山

商山才名。僕聞已久。今始于畫上見其丰神。固英  
英用世之流。何乃以十二女子圍之。豈此君德業  
竟付之床第間乎。甚矣畫工之誤人也。讀諸公題  
辭。頗多導欲宣淫之語。僕素不習此。乞足下爲我  
謝曰。此人迂拙老醜。不堪置之雕欄畫屏之旁。倘  
別有所命。彼自不敢却。勸耳。足下愛我。

與蔣淑瞻

竹院涼風。煩暑頓消。披襟受之。甚以爲快。忽思此  
風。卽是促衣之風。便覺萬斛愁。隨風亂。楚千丈。髮  
隨風亂。白也。足下高居珂里。從不知旅人有此况。  
聞之不以爲誕乎。僕前事已清。擬于望後北上。被  
葛衣而迎西風。不啻着葛屨而履霜雪。卽一身已  
不能自掩。豈能以赤身而爲解衣之謀。此事不得  
不轉望足下耳。



與盧歇庵

久不得消息。不敢以寒溫俗情溷起居。僕近寓舊城公館。竹林蕭森。三伏頗快。昨夜秋聲在樹。頓觸鄉心。憶襟被較。憶尊鱸更切耳。不知道履何日回揚。僕王程匆迫。難于久待。廟堂江湖。從茲萬里矣。

答盛繼常

歸心如已發之矢。雖有敏手疾目者。不能從而挽之矣。况此間一案。原非窮源竟委之功。卽朝野共爲屬望。亦且難于塞責。而今敗壞已極。人人視爲

駢指贅疣。非甚潦倒可笑人。不肯汨沒于中。而英雄者。流何天。不可高飛。必于此。汙泥潦水中安身立命。不亦痴迷之甚乎。來教諄切。甚感甚感。然不敢謂有益于足下。亦不敢謂有益于僕。僕意已決。無煩再計耳。

答龔半千

前枉小寓。又匆匆而去。蓋行往來酬答之禮也。以野遺而拘世法。我等又當何如乎。昨聞貴門人所言。不勝駭異。僕必爲先生謀一降龍伏虎之法。不



然。何以居龍蟠虎踞之地哉。求教諸件。皆望隨意揮洒。大小縱橫。無之不可。譬之造物者。因物賦形。而飛潛動植。摠無有不是處耳。

與張僧持

買舟白下。欲遂快遊。而雨花木末。無鄉導指引之人。獨吟獨眺。不知地爲何景。詩寫何題。他年直作夢境。而詩亦作囈語觀耳。

答王安節

金陵一遊。看盡好山水。快矣。莫愁湖邊。得識盡君

家好兄弟。則又快之快者也。小寓背山起樓。俗矣。惡題滿壁。求一可當臥遊者。了不可得。則又俗之俗者也。拜讀倡和佳詩韻矣。忽得丈幅大畫。滿壁揭之。直令青山紅樹。闌入屋裏。則又韻之韻者也。細看畫中自有詩。而畫端之兩斷句。乃詩能着色。畫能說話者。如此神品。卽偶爾借觀。亦生歡喜。贊羨。况公然爲我行篋中物乎。銘感不勝。徒生無能相報之慚耳。

與程穆倩



傲居維揚。望道履者。三載。今始拜于榻前。雖足疾  
尚劇。而精神健。王較之。騁八駿。而御長風者。可以  
並駕齊驅。豈非困于足。而不困于心者乎。粗石二  
方。正在求教。斗方一畫。亦蒙慨諾。今又以小冊乞  
大書。入海藏。而索寶。惟我所欲。不滿載。不歸矣。

答程穆倩

小樓正睡。忽來大作。與曠七曉日爭光。比麗。不但  
醒我愚蒙。兼可增人智慧。小石賜篆。得未曾有。乃  
篋中第一寶也。更出美玉。識僕陋呼。豈非望外之  
得乎。一日之間。琅玕珊瑚。木難火齊。堆滿几案。  
騰瑞光。旋繞朝天宮闕之上。聞張天師寓比鄰。  
劍疾呼。當以爲恠作矣。

與方婁岡先生

金陵秦淮水上。乃有蕭寂荒村。村中主人。卽海內  
所稱婁岡先生者。此豈僕之所意耕哉。昨日藹然  
晉接。得罄所欲言。已爲太幸。而復不揣渺小。敢以  
筆墨之事相干。僕非無印者。獨不見屏壁之禁條  
乎。知之而故蹈之。雖法不容貸。然情有可矜。先生



海海集 卷十三  
仁人長者或憐而許之未可知耳

答胡靜夫

足下神氣靜穆。比于古琴法象。兩度晤對。形我躁  
矜。尊翁先生翰墨。當代逸品。乃十年夢想者。一日  
歸之行篋。覺金陵一遊。如采芝于商山耳。扇頭佳  
詩。淵源家學。堪為後起之模範。恐非鹵莽所能續  
和也。周禮攤之。斐几。丹泥試之。硬黃市販。小寓頓  
成雅人之居。皆足下有以教之也。

與王安節

別之牛首山。高臥白雲梯上。晴一日。霧一  
一日。凡天所有者。未嘗不得見也。左右高山大  
江。長松脩竹。凡地所有者。未嘗不得見也。但恨  
天無雪。月地無梅花。此來者之不時。固山靈之無  
可如何者耳。歸檢奚囊。不見一佳句。友人責僕者。  
謂何物俗子。負此好景。然天地自不愛寶。而人敢  
出其小智。與之鬪乎。袖手旁觀。咨嗟贊嘆者。亦藏  
醜之妙法也。

與阮巖公



掃徑以候者數日而足下不至。僕出城之日，卽爲足下枉駕之日，得無亦矚其無也而來拜乎？僕若不早以此相責，足下必謂僕知其來也，故出而避之矣。一笑。僕回寓兩日，展觀書冊，愛不釋手，足下畱拙北而不還，或未必如僕之傾倒大筆耳。

與王山史聘君

兩訪清涼山下，門徑寂然，不知先生何往也。悵立久之，遂有無限離羣之感。昨聞穆翁始知移家秦淮水亭，夫清涼秦淮皆爲金陵勝地，然消夏宜于山邊，吟秋宜于水際，况山邊之龍潭荷花已冷，水際之鍾山爽氣方新，先生意在山水，其因時遷移，皆有遲早分寸，世人那得知其故也。

與蔡霖蒼

足下胸臆擴落不羈，是嵇阮一流，其爲畫乃直寫胸臆，凡口之欲言者，已無不盡情言之，而猶恐有時不給，故又以手助之，口能說到痛處，故手亦能搔到癢處，世之人不痛不癢而欲作畫之傳者，豈可得哉。



與蔡鉉升

數日違教者。蓋奔忙于牛首祖堂之間也。不及會一客。不及吟一字。一杖一屨。朝登夕眺。猶恐遺漏者之多。古人云。讀書交友看山水。不可偏廢。今用其一。而且妨其二。况碌碌于名場利藪。其所妨者。尙可勝言哉。

與王山史聘君

同客金陵。如水萍風絮。雖無意。遭逢便思結團鋪。錦爲不可解之囚。緣頃聞先生欲之武林。僕亦將

歸燕臺。是猶風以吹之。水以激之。不得不散者。勢也不肯不聚者。其情也。堅此情而不變。南北天涯。何地無再聚之時乎。前有拙詩求教。先送舊寓而不遇。再送新寓而不遇。以爲必不遇矣。豈料反遇先生于座上。卽此遇不遇之間。可以觀聚散之境矣。

答王安節

仙樓雅集。節當秋分。萬家烟火。同在爽氣中。况清冷沁脾。又有太乙之泉水乎。宜足下新句。超逸縹



縹如伴笙鶴而遊雲際也。僕奔忙塵土。煩熱難驅。詩成之後。忽覺別換一腸胃。大約如淬冶城之劍。得于勝地者十之一。得于良時者十之一。得于其泉者又十之一。而得于足下之法眼巨手陶溶變化者。則十之七耳。別後缺雨滂沱。頓解數月旱魃之憂。人謂雨能催詩。而詩亦能催雨。予曰。此樓乃天師栖息之所。符籙今日去。而雅頌今日興。雅頌今日興。而雨澤今日降。豈非符籙者。戾氣也。戾氣足。以致戾雅頌者。和氣也。和氣足。以召和感格之。吾黨而問之。旁門必不得之數也。借四及之。亦魯儒之故態耳。令弟詩典核雋永。脫去時蹊。尤為服膺。小作奉教。以彈丸而攝大國之間事。齊乎事楚乎。不能不有戒心也。

與蔡鉉升

借高讌觥籌。識大邦賢俊。抒辭擣藻。濤湧雲蒸。遂致地發靈泉。天垂甘雨。聚東南之勝事。送湖海之勞臣。自廣陵命棹以來。快莫快于此日焉。小詩三章。夜即王不知漢大耳。一入冠裳玉帛之會。則爽



然自失矣。

答蔡霖蒼

足下何等胸次。將山經海志。盡入包羅。蓋不止吞雲。夢而撼岳陽也。細讀諸幅。筆七擺脫。意七精到。從此畫苑。皆殘山剩水矣。欲為長歌以贈。恐不足形造物之功能耳。

答阮巖公孝廉

屢過郇厨。腹雖感而心則愧。茲值佳辰。又頒精品。一時賓客從人。皆有起色。不然江上之清風。山間

之明月。可以飽主人之耳目者。可以飽若輩之口腹乎。

與鄭汝器

客金陵佳麗之鄉。遇中秋澄清之月。風物太平。人情歡豫。簫鼓之聲。闐街溢巷。蓋與滿城童叟同此一樂者也。是日盡謝豪貴之召。雅聚高齋。飲藏酒。試名茶。賞鑒古書帖。蓋與滿座耆英同此一樂者也。獨是先生冉冉白鬚。鐵臂玉腕。操中山之帚。濡北溟之池。一時蟲魚飛躍。蚪蚪盤旋。令羣觀者耳



目精神移于商周兩漢之年此一樂誰敢向先生  
奪取乎所書之字大小縱橫不下十數紙或光我  
祖廟之宮墻或表我舊山之賢哲或標我荒齋或  
耀我粗卷僕何人斯而此一樂獨俾僕一人消受  
之記去年有句云南來得意此中秋不意今年之  
得意又勝去年未知明年又在何處從此年七至  
此日卽年七憶此樂更年年憶先生之古道高懷  
廉頑立懦與明月清風永無盡境耳

答王伏草

難兄弟稱海內耆宿者數十年今得納交而年皆  
壯盛道義文章爲金陵時賢之冠覺三山二水許  
大規模皆賴君家一門撐持俾來遊者虛往實歸  
不動故京零落之悲此等經濟豈書畫篆鏤小小  
枝藝足以盡其高深者標老人印人一傳未免涉  
于管窺井觀耳小石諸作乃盤鑿羲畫之手摩之  
但增贊歎卷頭揮染又不知發如何神理雖僕之  
知足下者不在書畫篆鏤之末而僕之愛足下者  
又不能出書畫篆鏤之外管窺井觀固先後一轍



耳。

答王安節

渡江以來。得識君家兄弟。不但慰饑渴之思也。而且幸吾道湮沒榛蕪中。尚有廓清整頓之人。如張道陵考。儒者齋日說。拜經堂額。皆有深心大力。爲人心世道惓惓。惜乎今之攻六經。取青紫者。不惟不衛吾道。而且闖入彼中。操倒行逆施之戈。讀尊著。不加訕謗非笑者。諒亦鮮矣。王少伯序。更見表彰前賢。有光大國。憂乎美舉。留待今日之寓公而

始襄。乃知古人之稱流寓。必有益于其地之往哲。後學也。不然。擔簦負耒。卽可以志流寓乎。晴窓閣。莫愁湖圖。如對景掛畫。他年神馳夢想。應于畫圖。省識春風面矣。外拙句數首。皆泛泛酬應之作。大山大河。直待讀十年書。養十年氣。後再補足可也。

答王安節

孝感相公爲海內正學之宗。僕讀書山中。卽切向往。况盥入仕籍。職附明倫之末。一言一動。舍此公奚所依歸乎。但出使下河以來。風雨勞瘁。迄無暇



日。今雖尙未底績。而事歸畫一。僕始得謝責北上。昨來金陵。正欲覽大邦之山河。交上國之人士。稍拓鄙見。爲他日讀書之助。凡此間一才一藝之士。雖遠郊僻巷。莫不長跪請教。况山巔斗柄。咫尺在望。而乃不一瞻拜。豈情也哉。蓋緣入郡之日。卽問孝感起居。告者皆謂守制閉門。不妄接一客。僕自揣何人。而敢以泥塗藐小之軀。希大人先生之矜矜乎。今淹留月餘。實有一段欲吐不敢之衷。忽蒙其大著下頌。倦匕垂問。皆由足下爲僕說項。從此瞻雲就日。有階可循矣。曷勝慶幸。雅集三作。鼎足騷壇。僕無扛鼎之力。何敢有問鼎之思。耶。勉成數句。亦如小釜末鬲。流下庖之數耳。

答王子由

連旬侍教。每出一言。皆相視而莫逆。豈非蘭味有深投者乎。不意同里開中。尙有結聲聯氣之人。他年越阡度陌。疊爲賓主。效朝川裴王故事。何樂如之。大作已登堂奧。豈可不公之天下。承教卽致之選樓矣。



答王休草

聽雨者十七人。今皆雨散矣。承補新圖。忽觸舊境。從此開卷。一回卽憶。足下一回。十七人中。不居然有足下乎。僕卽刻束裝。不及再別。遙望莫愁湖。百端交集。古人命名。大抵無可奈何語耳。

與蒲菴和尚

午刻至棲霞。松聲泉韻。應接不暇。正在忙時。又生痴想。欲向此間借一禪榻。爲停宿過夜計。做舟磯磯邊者。當令先之龍潭。僕詰朝籃輿赴舟。省半日

跋涉之險。又添半日登眺之樂。僕生平諸事。一便宜。獨看山水。則便宜。務須占盡。蓋此種便宜。他人所謂喫虧者。故僕得從旁坐享之。亦如老子人棄我取之義耳。若律以昨晚燈下所言。未免又屬山水鄉愿矣。一笑。

答黃儀逋

別後無一鱗鴻。豈邢溝卽秦水。而蜀岡有回鴈峯耶。僕自夏徂秋。皆在愁城。不特友朋疎濶。卽鄉信亦且寂寥。蓋權由人操。去就難決。已辭友朋矣。而



尚不去者何故。已示還鄉之期矣。而又不到者何故。委委折折。難出于口。此疎濶寂寥之由耳。忽辱手教。反覆披示。足見知己關切。不肯作袖手旁觀之人。然旁觀雖清。而當局者亦未必果迷也。僕閱時事。較當年有天淵之異。去留雖未分明。取舍久已剖斷。而二三急切者。沾沾雞肋。必欲僕同爲朶。願僕雖昏庸。寧失目前之小利。肯遺事後之大悔乎。足下休矣。人謀當不若自謀之工耳。

與黃仙裳

南浦酒罷。君登岸。我登舟。以爲自此遠矣。不意局未了。羈留又復五月。咫尺關河。未嘗限我以險阻也。而我兩人不惟不圖一聚。並亦不通一音。亦若曰。旣別矣。不可再聚。恐添一聚。又添一別。此等裏曲。豈堪爲不及情者道乎。揚州銷夏後。卽買舟之金陵。飽看各山大川。其間賢豪長者。皆得交之。然實託先生聲氣之末。故文酒之餘。說先生爲多。積話盈腹。去時旣不得携手。歸來又不得面述。蓋如隻身入異域。直作啞子笑耳。先生近况。自爾大



佳不知幾時來郡。僕尙圖一晤。從此暫別久別。皆付之不可知之天。言之能無黯然。

答吳園次先生

梅嶺登高。依稀昨日事。今又有禪智之舉。不幾雅會相連乎。接尊扎。通身汗下。縱插滿頭之菊。豈能駐如駛之流光哉。是日非痛飲不爲功耳。

答周冰持

碌碌賤辰。賴諸君點綴。以成一日之盛。大聯下頌。光輝四座。僕本不足以當。而又不肯不受。奈何。

答李培元

風塵牛馬。居此三牛。若羈之。而又若放之。謂之勞人。不得謂之懶人。不得幸遇足下高才宏學。對宇而居。真可發矇啓昧者。乃亦疎于過從。此等行徑。自不能諒。而謂足下能諒之乎。

與呂長在大令

足下高才實學。初試葉邑。雖屈于短馭。而洞悉民隱。正爲他日疏奏之根底。所謂不歷州牧邑令。不能作諫官宰相也。聞之喜而不寐。豈但爲救窮之



急。着。乎。僕。近。者。仍。羈。維。揚。北。上。擬。于。歲。暮。其。不。能。接。浙。而。行。亦。如。足。下。赴。都。之。時。遲。回。遷。延。甘。爲。諸。知。交。所。非。笑。然。所。以。非。笑。之。故。而。諸。知。交。實。與。有。責。焉。近。聞。足。下。坐。王。喬。飛。鳧。之。衙。鼓。琴。養。鶴。居。然。仙。吏。乃。知。前。此。之。遲。回。遷。延。正。仙。人。歷。劫。之。年。而。今。日。乃。丹。成。飛。昇。之。期。也。僕。羨。之。慕。之。欲。枉。道。一。訪。而。不。得。忽。接。手。字。知。足。下。好。我。尙。篤。尙。能。奮。飛。左。右。握。手。平。生。幸。勿。效。葉。公。之。好。龍。祇。好。其。畫。者。而。不。好。其。真。者。耳。

與張諧石

交。非。擇。而。得。也。擇。善。而。從。蓋。爲。道。路。人。言。耳。若。夫。聲。應。氣。求。如。磁。針。珀。芥。不。知。其。然。而。然。雖。千。里。有。同。堂。之。樂。况。三。年。聚。首。如。吾。與。足。下。者。哉。夫。臭味。相。投。聲。律。相。和。皆。具。此。理。于。相。投。相。和。之。先。不。然。一。旦。遠。方。來。矣。尙。容。躊。躇。再。計。乎。乃。知。不。爲。吾。友。者。雖。召。之。不。來。爲。吾。友。者。雖。驅。之。不。去。此。吾。與。足。下。無。意。忽。合。乃。至。特。如。性。命。倚。爲。骨。肉。性。命。可。離。乎。骨。肉。可。別。乎。讀。贈。行。五。章。殆。不。知。涕。泗。何。從。矣。



與費此度

昨晚快論。各發胸臆。雖不能不稍有異同。然皆真知確見。非依旁附和之談。直諒多聞。正可彼此相借耳。歸來細思先生之論。主于尊經。乃聖學之津梁。街南之論。主于誠意。亦人心之砥柱。而愚見主于格物者。乃小學末藝。譬諸洒掃應對。蓋亦恐人馳騫高遠。將耳目所及者。毫不經意。未免又趨于省事一路。故不憚于最粗最淺者。觸類旁通。必求無疑。而始嫌此下學上達。困知勉行之次第。况大

學。齊治均平。皆始于格物。愚何敢躐等以自謬于家。學且背兩先生尊經誠意之旨也。區區鄙見。故又及之。

答卓子任

師弟之說。起于三代不得已也。夫大道爲公。天下共遊。皆友朋耳。但弟後于兄。子後于父。以所不能者。問其父兄。而父兄卽以所所能者。教其弟子。迨其後。凡見有道德之士。年稍長者。卽以兄事。年長以倍者。卽以父事。而年稍長及長以倍者。



卽各以弟子待之。此師弟之名所由起也。僕碌碌湖海。身爲俗吏。雖有二三及門之士。大抵皆由政事起見。從事于文學者已少。况道德乎。數年來采風掄雅。不惜長跪請教者。無非欲于文學中得一漸人。漸而商及道德。以同入于聖賢之途。此區區愚衷。亦嘗吐露于足下者。而足下年富才長。有爲有守。其于風雅一道。已窺其堂奧矣。而道德向上之事。或未及深講。倘肯攜手同行。僕不惜狂瞽之見。以其相發明。必求有益于身心。有益于經濟。而不但爲辭章訓詁之儒。則僕之深願。所謂稍長以兄事。僕亦何敢固辭。若尊札所云。欲執贄及門。而以先生相稱。不亦過乎。

與王安節

下河斥鹵波濤。爲生平第一惡夢。金陵山水文章。爲生平第一好夢。惡夢驅之不去。好夢求之不來。今買棹北上。又作長安痴人。好夢惡夢。皆歸無夢矣。別來忽忽。如失摠。以懷君親。戀友朋。三心二意。交戰於中。所謂神魂顛倒。雖醒猶夢。何時得一把。



臂。以。開。我。倦。眼。耶。敝。友。卓。子。任。爲。邗。上。第。一。名。流。  
詩。古。文。妙。絕。今。古。且。交。遊。聲。氣。半。天。下。茲。以。采。風。  
覽。勝。稅。駕。白。門。足。下。兄。弟。必。當。識。之。且。宜。說。項。同。  
人。令。人。人。識。之。僕。從。不。輕。許。人。見。子。任。當。以。僕。言。  
爲。可。信。耳。





